

青春不羁1+1文丛

【长篇小说】

我不能辜负你

【短篇小说】

信仰

我不能辜负你

韩
历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青春不羁(1+1文丛)

【长篇小说】
我不能辜负
【短篇小说】
信仰

我不能辜负你

韩
历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我不能辜负你/韩历著.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12

(青春不羁 1+1 文丛)

ISBN 7-80737-021-1

I. 我... II. 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812 号

青春不羁 1+1 文丛

我不能辜负你

韩 历 著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总编室(0531)82098755 82098756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山东省莒南县厚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150mm×220mm

印 张:7.75

插 页:2

字 数:18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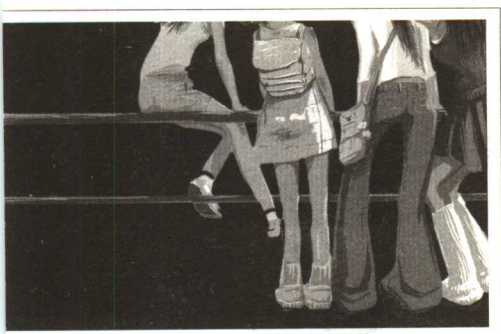
定 价:17.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能和你在一起，多高兴啊！我的天使，你将伴随我走完这一生。

我将时刻以你为荣，
为你骄傲！

——题记



本书各路角色大名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作者不胜荣幸！

目录

我不能辜负你

[长篇小说]



1

信仰

[短篇小说]



225

精彩推荐

成长在成熟后

[长篇小说]



231

上帝知道我爱你

[长篇小说]



237

给想投稿的弟弟妹妹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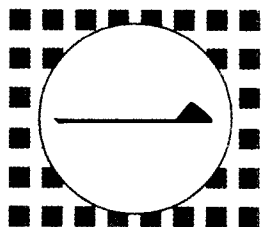


241



我不能辜负你

[长篇小说]



1

窗外是九月一日的秋天。很热，但终于有了金黄的颜色。那灿灿的金，带着天真无邪的微笑，理直气壮地挂在窗边，像是要诱惑谁在这个刚刚到来的秋里，去放纵地来一次美丽的犯罪。

BB女坐在窗边的座位上，两手支着腮帮，微微地扭着头，面向窗外。她那已经发育得窈窕动人的身体，轻描淡写地将青春的美优雅而准确地勾画出来。她削得短短的头发下面，是一对扑闪着明亮和稚嫩的眼睛。它们一闪一闪地跳动着，像是想说些什么给谁听。

窗外，就是金灿灿的秋。而那金色，似乎要迫不及待地 from 窗外钻进来，灵敏光滑地打印在BB女比金色更为光滑灿烂的脸庞上。它用金色的华丽和温暖，将这个怀着秘密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心事的娇柔女生，笼罩在女王殿下般的尊严的华贵里。

坐在BB女旁边的BB仔正在玩游戏。

把香口胶嚼得直打响泡的她，两手捏着游戏机，身体随着游戏左右摇摆着。她那几根长长的睫毛，打着卷儿欢笑着，似乎在为她的过关而呐喊助威。盖着右眼的那一缕卷发，也蓬松着跳着踢踏舞，似乎要把这个正沉迷游戏的十五岁的小女生，永远地拉进游戏的天堂。

“哥哥的，又过一关！”BB仔头也不抬，用胳膊肘推了推身边的BB女，在香口胶打出的响泡里，声音含糊地说了一句。她也不理BB女有没有反应，又接着玩了起来。

“见鬼！啥玩意？！”十分钟后，正准备冲刺的BB仔突然大声叫了起来。BB女这



才扭过头，忽闪忽闪的眼睛无辜地看着 BB 仔。BB 仔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身后爆发出响天震地的笑声。

愚弄的笑声让 BB 仔如梦初醒。她丢下游戏机，整个身体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刚转过去，就伸出两只手，抓住正在她身后哈哈大笑的人。

“俺让你笑！笑死你个小瘪三儿！”她那两只在秋的金光里闪着白嫩细滑诱惑的双手，不停地在那个人身上敲打着，像在敲击木鱼，一点都不怜惜。

“妹妹，亲爱的，俺求你啦，轻点吧轻点吧。你要把哥哥我敲坏啦！”被 BB 仔敲得格格直笑的男生大声求饶着，还不停地摇摆着。

“该死的坏蛋！臭韩立，就你手臭！揪我头发干吗？”BB 仔停下了双手，却气势汹汹地问。

“你是谁，你是谁，可是我当初的傻妹妹？”韩立呵呵笑着，唱了起来。“我的傻妹妹，谁让你这个男人，居然留了一头女人的头发！看哪，一根根打着自然的卷儿，又长到腰际，还是又浓密又秀气的一根根！你说，哪个男人见了不心动？”韩立说着，又揪一把 BB 仔的头发。

“好你个甜言蜜语的坏蛋！可惜老娘俺不吃这一套！滚你的臭蛋！大坏蛋！”BB 仔跳到桌子上，伸出穿着长裙皮靴的腿，就踢了过去。

“男人们快来看哪！男人们快来看哪！男人们快来看哪！明媚的春光真养眼哪！”韩立跳了开去，躲开 BB 仔的脚，拍着手大笑着。

“小心点儿！”看 BB 仔就要往另一张桌子上跳，BB 女急了，大声叫道。

“俺摔不死！放心！”在 BB 仔这声毫无把握的回答里，她哐当一声，就重重地摔到了地上。裙幅不够宽，把她给绊倒了。

“上帝！BB 仔！”韩立正准备把教室外的男生们都拉进来，却听到身后哧的一声，他立刻扭回头去。BB 仔正在地上咧着大嘴哼哼呢，满面绯红，如桃花盛开。韩立呆了呆，弯下腰去。他的脸也静静地变成了绯红。

弯下腰的一瞬间，他伸手拉了拉 BB 仔已经翻上大腿边的裙角。

四目对视的刹那，两个青春年少的脸庞都更红了，如满园正怒放的玫瑰。

“我说妹妹，没那功夫，你就别跳，哪天跟哥哥我学会了再跳嘛。哎，摔痛没啊？让哥哥看看。”韩立伸出手，拉起 BB 仔。“你瞧你那瘪样儿！明明是个好好的小女生，干吗非要把自己弄得像个大爷们儿？你这狂野的头发、这漂亮的小脸儿、这明亮的

大眼睛，都是女人嘛！”

韩立抑制住脸上的红颜色，调侃着说。

“你没事儿吧？”BB女扶着BB仔，小声问。

“你看看，你像她就好了嘛，多诱惑！”韩立怕自己会再度脸红，就扭身走了。

“啥好看的啊？俺们可都进来啦！”从教室外面涌进一群男生，一进教室就大声问。

“啥也没有。你们来晚啦。真可惜。”韩立耸耸肩，撇撇嘴，走出教室，向男厕所走去。

“呸！又上这小子的当啦！”薛飞和王勇海大声叫道。

“谁让你们笨得像牛！”韩立笑，已经进了走廊尽头的厕所。

一进厕所，他就拧开水龙头，把脸伸过去。在清水哗哗的冲洗声中，他的脸再度红了起来。

上厕所时，韩立贴在脸边的那些头发都打湿了。他走了两步，又折身回到厕所，干脆把所有的头发都打湿。当他甩着满头的湿发往教室走时，上课铃声响起来，只见童美元已经进了教室。

“我K！”韩立一看见童美元一扭一扭死鬼臭美的身影，就气儿不打一处来。

2

童美元一进教室，教室就响起了一阵哄堂大笑。大家哈哈笑够后，这才懒洋洋地从课桌里拿出书。

“就这哥们儿也教数学呢！”韩子威对同桌袁昕哼哼道。

童美元一见大家又像往常一样哈哈大笑，气得脸扭着，他把书往桌子上一甩，瞪大一双小眼睛看着大家。当他那“聚光”的小眼把每个人都扫视了一遍后，这才摇着他一米六五的“高大”身体，抖着他的大裤裆，甩着他那对把裤腿塞进一对奇大奇怪的波鞋里的腿脚，走下讲台来。

童美元伸出他从小干活干得早已粗糙的手指，指着一个个学生，愤怒地说：“你们笑什么？笑什么？就你们这破成绩，还笑！你们根本就不配笑！一个个像猪头！瞧瞧你们！长得就像猪头！”

这个从四川某所“高校”毕业后被分配到S城这所中学的、二十岁出头的男子，带着四川男人特有的、在S城的中学生看来非常奇怪的特质，对大家轰炸着。



童美元留着S城中学生没一个人会留的中分头，穿着劣质的T恤和“的确良”布裤，还有那对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大波鞋。那件从某个地下室买来的T恤，散发着某个久远年代的气息；那条不知从哪淘来的“皇帝殿下”的“的确良”布裤子，让班上所有的眼球都为之一震，以为“咱班出了个堂·吉珂德”！那对不知从哪个死去的士兵脚上硬扒下来的已经由白色穿成了黑色的大波鞋，给教室清新的空气添加了“美好”的作料味。

这位老兄不光穿着打扮奇奇怪怪的，说话做事也奇奇怪怪的。

“报告，我想问您老师，您为啥叫‘美元’啊？是不是想有很多美元？”这个在每节课都会被大家问起的问题，这回又被欧子提了出来。他的声音刚落，教室里又例行公事地响起一阵阵哄堂大笑。

“闭嘴！你们给我闭嘴！你们一个个都是猪头！”童美元被气晕了。

“有没有第二句啊？”霍东阁吹着口香糖，大笑着问。

“你，站出来！”童美元指着霍东阁，嘴张得老大大道。

“老师，您能不能把头发梳成三七或四六啊？要不干脆剃成光头，您这中分，真是很‘汉奸’呢！”迟凡又大声叫道。教室跟往常一模一样。只要是童美元的课，大家就哈哈大笑，根本没有想要上课的意思。

“报告。”韩立双手放在裤包里，歪着站着。

“你怎么迟到啦？谁让你迟到的？混蛋！站在外面！”

“不过我想进去。”韩立把嘴角往上一拉，没再理童美元，说进就进教室了。

“你站住！谁让你进来的？”童美元不敢走近比他高N厘米的韩立，只是站在韩立的对面，嚷嚷着。

“韩立让韩立进来的。”韩立把眼睛闪了闪，就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今儿咋太阳从西边出来啦！居然打起报告啦！平时你进出教室不跟进你家厕所一样嘛！”同桌迟凡笑。

“你就别取笑啦。”韩立坐下后，扭头对迟凡笑。

“你今儿似乎很高兴嘛。”迟凡也笑。“是啊，因为我突然发现……”没等韩立说完，童美元就叫了起来。他的叫声打断了韩立的话。但韩立和迟凡都没有抬头，韩立把话题停了停，就又接着说，“我突然发现，BB仔很美啊。我想我是喜欢上她了。”韩立说完笑，眼睛里闪着亮亮的光彩。

“哦，那她可要成俺嫂子啦！”迟凡说着，向BB仔的座位望了望。BB仔正在打游戏，自然地打着卷儿的长发把她的头整个儿埋了进来。她也不理会童美元轰炸般的叫声，沉浸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

“你看，她跟男人一样呢。”迟凡笑。

“你才不知道哩。嘿嘿。”韩立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眼神儿，望着迟凡笑。

“哈哈！赢啦！”BB仔玩得得意忘形，都忘了是在课堂上，她用娇嫩的小手儿把桌子一捶，大声叫起来。

还没等她从游戏胜利后的快乐中回过神来，她手里的游戏机已经跑到童美元手里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游戏机已经啪一声被摔到了地上，又被那对巨奇怪的大波鞋踩成了碎片儿。

“喂！你干吗？”BB仔火儿了。

“你说我干吗？我没收你的游戏机！”童美元脸红脖子粗地大吼道。

“你干吗没收我的游戏机？”BB仔甩着她美丽的、打着自然卷儿的头发，也怒吼道。

“谁让你在课堂上玩游戏！”童美元理直气壮地暴吼。他要用自己的声音盖过BB仔的声音。

“课堂？我问您，老师，这是课堂吗？课堂是这样的吗？您说出来，也不怕丑啊！”BB仔毫不留情地嘲笑道。

“你、你、你！”童美元气得没话说了。

“您得赔我游戏机！要不然，我会起诉您！咱们法庭上见！哼！”BB仔瞪大眼睛，咧着大嘴，扭着可爱的小脸儿，双手放在腰间。她那样儿，像是正准备跟谁大打一场呢。

在她的嘲讽加怒吼里，那长达腰际、打着自然卷儿的黑头发一跳一跳，像是童年正在漫无边际的时光里悠闲地晃荡着的秋千。那天堂般、光阴漫漫的秋千上，坐着一个天使般、脸儿红红的小朋友。

“我会把你的情况反映给校长的！”在无话可说的情况下，童美元终于想出一句救命的话，他立刻迫不及待地说了出来。

“哈哈哈。”全班哈哈大笑。

“这大概是您的杀手锏了吧？”韩子威一边转着书，一边笑着问。



3

下课后，当班长的BB女张雅莉被叫到了办公室。

“好啦，你就陪我到这里啦。你不好进去的啦。”在办公室门口儿，BB女对身边牵着她手的BB仔说。

“我陪你进去。”BB仔看着BB女在金光下美丽无比的脸庞，温柔地说。

“等下又被骂。你就在这里等我。”BB女笑着捏捏BB仔的手，进办公室了。

“哎，BB女，他要敢黑你，你可吱声儿！”BB仔仍不放心地叫道，“我就在这门口儿，不走远。”

“知道了啦。”BB女回头笑。

BB仔嚼着香口胶，痞气十足地站在办公室门口儿，对谁都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穿着小小的衬衫和七分泡泡裙的她，远远看去，像十八世纪伦敦或巴黎某个贵族家庭初长成的小美丽。可这样一个小美丽，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小痞子！

“你站这儿干吗？”语文老师Miss孙准备去上课，一拉开办公室门，就看到BB仔，不由得问道。

“等BB女啊。”BB仔翻翻眼皮，不情不愿地回答道。

“要上课啦，快回教室去。”语文老师一向认为BB仔有写作天赋，所以很是疼惜这个得意弟子，而她的疼惜，让对谁都不在乎的BB仔也不好意思顶撞她。

“我等BB女出来一起了啦。”BB仔低下头，看着自己穿着皮靴的脚。

“那你可别迟到啊。”Miss孙仍不放心地说。

“嗯。”BB仔抬起头，看了Miss孙一眼，又匆匆移过目光。

Miss孙摸摸BB仔的头，挪着轻盈的步伐，走远了。

BB仔回头看着Miss孙，心里涌起一阵阵暖气。那股暖气，在她的身体里轻轻流动着，像妈妈抚过脸庞的温暖的手。

Miss孙，她有着标准的鹅蛋形媚脸；一双眼睛永远朦朦胧胧、似醒非醒，而且总在似醒非醒间透露着幽黑亮澈；一头浓密的黑发微微髻曲，不管是披肩还是挽髻，都一样充满了现代古典美。无论是走坐或是沉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像画中的古典美人儿。

可是，这个美人儿，却是个驼背。

她给大家上了几节课后，最后，经过反复取舍，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了爱这个美丽动人的女子。连班上最“坏”的男生，都这么决定。

看着 Miss 孙渐行渐远的身影，BB 仔叹了一口气。

上课铃已经响了，却还不见 BB 女出来，BB 仔急了，把办公室门推开一点，想看看童美元还有完没完了。刚推开办公室门，BB 仔就惊呆了。

童美元居然伸出手就抽了 BB 女一巴掌！

办公室的门窗是隔音的，如果不是推开门看到这一幕，BB 仔肯定 BB 女是不会讲给她听的！

BB 仔没有立刻冲进去，而是拿出手机，拨给韩子威。

“你到办公室来。那猪头正在办公室打 BB 女。”BB 仔气得声音都在发抖。

只三分钟后，就见四个男生冲了过来。

4

冲在最前面的，是霍东阁。他也没看 BB 仔，就直接踹开门，进了办公室。另外的三个男生也冲了进去。

“怎么了？”诧异的 Miss 孙急急地抓住 BB 仔的手问道。

BB 仔没理 Miss 孙，进办公室了。

男生们围住童美元，N 对脚一起踹翻他，像踩猪头一样，把他踩成了猪头饼。Miss 孙吓坏了，急急忙忙地分开大家，她惊魂未定地看着大家，声音变了调儿。

“这是怎么了？”

“这个臭不要脸的，居然敢打学生！”

“这个乡巴佬，居然把他的乡气带到 S 城来啦！”

“咋不打男生啊你？！你尽捡女生打！欺软怕硬的东西！”

最后一句是韩子威说的，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又一阵拳脚，把已经奄奄一息的童美元又狂揍了一通。

大家都停下后，袁昕弯下腰，拎起童美元的领子，伸出老拳，噔一声把童美元的一颗门牙给揍掉了。

王勇海哈哈大笑，拉起童美元的腿，把童美元拖到办公室外。一伙男生拖出几张办公桌，并在一起，他们一起把童美元拉到办公室桌上。



“你们快停手吧！”Miss 孙惊得目瞪口呆。这节没课正呆在办公室备课的老师们也惊得瞠目结舌。

“你们等着。我给全校来个惊喜！”胖子王勇海说着就消失了。

“哎，韩立他们四个呢？”BB 仔不见韩立他们四个，气坏了。

“他们去吃东西了。”韩子威笑。

“吃死他们！妈妈的，关键时候就不见了他们！”BB 仔气得脸发青。

BB 仔的声音刚落，就听见学校的广播响了。

“全校的学生听着，哈哈，我是高一的王勇海。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你们快出教室去看，六楼办公楼的走廊上，有一头大猪，正在嗷嗷叫呢！快出去看哪，百年不遇哩！不去会后悔的！那头猪，居然敢打学生！俺们哥儿几个，把他给 K 了一顿。快去看看他那猪头样吧！哈哈！”

王勇海的声音一落，就听见广播里传来敲盆子敲碗的声音。广播室里热闹极了，像是正在搞千人聚会！

“这死胖子，也不知咋弄的，居然能弄出鬼多的响声儿来！”袁昕笑。

“他，哼，本事大啦！”霍东阁一边把从办公室里搜来的绳子往童美元身上捆，一边用佩服的语气谈论着王勇海。

“他将来想当个调音师呢，整天在家里摆弄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我都闹不清那是些啥玩意儿！”

“调音师啊，蛮有意思。我将来要当调酒师。”袁昕帮着捆童美元。

“我呢，当个调色师。”韩子威接过霍东阁递过来的绳子的另一头，使劲地拉了拉，想把童美元捆死。

“调色师？”霍东阁和袁昕都愣了，他们停下手中的绳子，望着韩子威。

“调色师都不知道，OUT 啦！”韩子威顺手扇童美元一巴掌，在响亮的耳光声中，笑了。

“等你说呢，少吊胃口！”霍东阁气哼哼地说。

“调色师就是调颜色的呗！”韩子威看已经把他们的胃口吊足了，这才说。

“切！我以为啥呢！”霍东阁撇撇嘴，笑了。

“那你呢，东阁？”袁昕问。

“胖子要当调音师，你要当调酒师，子威要当调色师，你们说，我当啥？”霍东

阁一想到前途问题，就一脸茫然。

“我看你呀，就当个调钟师算啦。”袁昕用揶揄的口气说。

“那挣钱太少，我才不当呢！现在看人成不成功，不就看他有没有钱嘛！我要当个挣钱的！”霍东阁不满意袁昕的安排，咧着嘴抗议道。

霍东阁的“终身大事”还没安排好呢，就只见一到五楼的走廊上站满了人。

在一片嘻嘻哈哈中，所有走廊上的人都指指点点地对着童美元议论呢！

广播里传来胖子精心制作的“摇滚乐”。

5

走廊人群的喧哗声、广播里的超级摇滚乐，一起轰炸着，像是要把整个校园给掀翻。

那几个这节没课的老师都悄悄离开了，连Miss孙也离开了，不知是他们怕事，还是童美元实在不得人心。

就在大家哈哈大笑，不亦乐乎时，只见校长率领着他的队伍怒气冲冲地跑来了。广播室的摇滚乐停止了。

不一会儿，胖子就被高三的级长给揪了过来。

韩子威、袁昕、王勇海、霍东阁，四个人跟校长的队伍大吵了起来。校长简直气晕了，白眼直翻。几分钟后，学校的保安队全来了，他们全副武装地把四个“坏学生”抓走了。

“我想好了，将来就当个调色师吧。”四个人被推搡着往前走着，像犯人一样。但霍东阁还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居然连他的“终身大事”都在这推搡中安排好啦！

“那岂不是跟俺一样啦？你好意思啊！”韩子威歪着嘴笑。

“你调的是颜色，可俺呢？嘿嘿，俺调的可是色狼！”霍东阁倒吊着眼睛坏笑着。

“嘿嘿。嘻嘻。哈哈。嗷嗷。”王勇海笑，笑得不成人样，简直像头狼。

“校长，这不关他们的事儿，是童美元欺人太甚啦！”BB仔在校长身后声嘶力竭地大喊。

“闭嘴！回去上课！”校长回头对BB仔吼了一声。

“哼，跟童美元一样是个大坏蛋！”BB仔对着校长的背影呸了一声，小声骂道。



6

在童美元的强烈要求下，韩子威、袁昕、王勇海、霍东阁四个人被一齐勒令退学。

宣布刚念完，就见韩子威把校服一脱，向大讲台冲了过去。霍东阁也脱了校服，并且把它在脚下狠狠地踩了几脚。紧跟着，就见袁昕和王勇海也很快把校服脱了。王勇海干脆一用力，把那质量本来就不怎么样的校服给撕成了两半儿！

“你们要干什么？”讲台上的老师们都惊得不能动弹了，他们张大嘴，看着向他们冲上来的四个身强力壮的男生。

“臭猪！我今儿抽死你！”韩子威没理其他老师，直接冲到伤还没好的童美元跟前。胖子、霍东阁、袁昕都没说话，跟着韩子威揍童美元。

“我K你！”学校旁边派出所里的阿sir赶来把四个人扭走时，胖子回头对童美元叫了一声。童美元又蔫儿了。

“你们居然敢打老师！”一进派出所，阿sir就把桌子一拍，对着四个人大吼。四个人嘴里嚼着香口胶，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谁也不说话。

“你们为什么打老师？不好好交待，就关你们五个月！”见四个人视所有的阿sir为透明，其中一个生气了，声音更大了。

“随便。问题是，只要您有关我们五个月的权利。哼哼，我恐怕啊，您没有。”韩子威把眼睛一斜，耸耸肩，痞气十足地说，似乎他根本不怕被关起来。他知道，对方没有关他们五个月的权利。

不管阿sir怎么软磨硬泡，四个人就是不说话。

他们很快就被送进了少管所。